

战士的

故乡

「朝鲜」金东旭 著 周四川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战士的

故乡

〔朝鲜〕金东旭 著 周四川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김 동 옥
병사의 고향
문 애 참 판 사
1982년 9 월

战士的故乡

〔朝鲜〕金东旭 著

周四川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375 插页 2 字数 199,000

2000年9月第1版 200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ISBN 7-5327-2307-0/I·1352

定价：13.00元

内容提要

金东旭所著《战士的故乡》是朝鲜近年来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故事描写复员军人泰三被分配到煤矿工作后,和矿上漂亮的女工蔷薇相遇,而且在远景图前不约而同地点中了一所房子,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蔷薇土生土长,她事事争先、执著追求的精神激励着泰三不断进取。然而,他们处境不同,想法各异,也产生了一些不虞之嫌。在一次抢险过程中,蔷薇奋不顾身保护机器,但不被人理解;而泰三看到了她闪光的思想,为她辩护,于是一切嫌隙冰消瓦解,一对有情人成了眷属。书中充满了东方式的浪漫情趣,值得一读。

目 次

第一章	在新生代原始森林里.....	1
第二章	谁说煤矿不是好地方	29
第三章	可能性和现实性是同一概念.....	102
第四章	复员军人小队.....	162
第五章	爱情的自白.....	205
第六章	青春的土地.....	259

第一章

在新生代原始森林里

1

就像上班的公共汽车一样，煤矿村小小的邮电局里挤满了复员军人。没能进邮电局的人等在外面。他们是今天乘早班车到达煤矿的。到这儿来为的是要通知家里回去休假。

节气尽管已经到了秋天，但邮电局里却从来没有过这么热。军服上散发着一阵阵的染料味、汗味，空气很浑浊。再加上发报声和电话声不停地在响，更加令人烦躁不安。

“数日后动身，儿。”

泰三在电报纸上满格子写下几个大字送进小窗口。电报是打给乡下母亲的。

“哪一天乘几点钟的车要写清楚，只写数日后，你母亲不是要天天上站吗？”女收发员把嘴贴在像半月形量角器一样的窗口上说。

“唔，对。可谁知道你们煤矿什么时候放假呀。现在我也是矿上的人了。”

“你说你是矿上的人，又说你们的煤矿，这是什么意思？”

“啊，我们的煤矿！哈哈……写几个大字，要学这么多东

西。见鬼，给我，先把你指出的地方改掉。”

他那肥厚的手，好不容易才伸到里面，几乎把量角器般的窗子塞满了。

“上等兵同志！请你快点写，还有许多人等着哩……”

背后有人嚷嚷起来，泰三立即转过头去，凶狠的视线在人群中搜索，停留在一个身上戴有坦克兵标志的复员军人身上。

“怎么啦，当了坦克兵就大呼小叫的？好几年啦，这是头一次给母亲打电报。”

坦克兵本来满有把握地看着他，这时眼神变得柔和起来了。

“真抱歉，要是给母亲打电报，我就是开着坦克朝前走也会停下来等一等的，赶快写吧。”

“坦克兵！谢谢你。”

泰三想把伸到“量角器”里的手拔出来抓住坦克兵，女收发员又嫩又暖和的手却抢先把电报纸塞到了他手里。

“见鬼！”

他难为情地噗哧一笑，不过并不讨厌。

泰三没来由地变得心里高兴起来，可是邮电局却突然显得更加狭小，更加使人感到闷热。里面不停地传来急促的发报声和电话声。

他看看邮电局，又看看办公室，把“数日后”划掉，在底下写了“立即”两个字，又送进窗口里去。尽管今天明天就能知道动身日期，但泰三还是急着要告诉母亲。

“‘立即动身，儿’……这样好一些。”

女收发员像办自己的事那样高兴，擦汗把凸出来的前额都擦红了。

“不，那也一样，就是写一个月后动身，我妈也会天天上车站的。”

泰三自言自语地说，不知怎的心里有点难过。

“你母亲太好了。”

泰三遇到姑娘充满羡慕的目光，从小窗口旁退了下来。一名身着白色海军制服的海军战士站到了他原先站过的地方，填补了他的位置。

“在外面等你！”

泰三刚要走出候车室，又停下来，“啪”的拍了一下坦克兵的肩膀，然后走了出去。

不知怎的，他不觉得那位称赞母亲的姑娘和坦克兵是外人，很想和他们谈谈。

他母亲住在东海边上小小的九龙村里。

母亲早年孀居，她的爱整个儿倾注在儿子身上，但是，小泰三的脾气很坏，十分顽皮，像故事里的青蛙折腾得母亲不得安生。一到狂风骤起、大海骚动的夜晚，母亲总是把被涛声吓坏了的儿子紧紧搂在怀里。每逢这种时候，小泰三就推开母亲的胸脯，跑到廊台上^①躺下。闪电像把利剑劈向大海，雷声犹如打鼓震撼大地，显得更加可怖，可是泰三硬是咬紧牙关挺着。

等到大海平静下来，天亮了的时候，“勇敢”的儿子才神气十足地回到屋里。但是，看到母亲眼皮虚肿，他的肩膀就耷拉下来，保证再也不这样了。这种保证不知做过多少次了……

有一次，在课堂上学到地球是圆的，他说自己也要证实一下，于是划着舢板远航，结果给水产公司的渔轮拖了回来。

那天晚上，母亲又哭了，儿子又作了保证。其实当晚母亲不是因为儿子不懂事而哭的，而是因为儿子眼看就要成人。儿子发誓要成为一个出色的航海家，日后好生侍候孤苦伶仃的母亲，这话温暖了母亲的心。

① 廊台系朝鲜民房特有的结构，位于进门处，紧靠卧室，木质地板，与炕隔离，不通热气，夏季多在此乘凉，或接待不想进屋的客人。

翌日，母亲把解放后第二年丈夫买给她的金戒指卖了，给儿子买了块手表。她听人说过，在海上有一块手表，也能判断方位，她渴望儿子今后不要让别人的船拉着走。

这更加坚定了儿子的雄心壮志。

但是，在她儿子高中毕业，即将开始初次航行之前，美国挑起了“普韦布洛号”^①事件，泰三上了前线。

临走那天，母亲和村里的乡亲们一起送他上车站，她摸着儿子宽大的新军装，久久不放。

泰三看着为自己一直操心到现在的母亲那张爬满了皱纹的脸，懊悔没有早点为母亲着想，眼前不由地模糊起来。等到要离开亲爱的土地时，才体会到这个自己嬉戏过的海边家乡的村庄和母亲是多么的亲切和宝贵。

但是，待到懂得什么是宝贵的时候，岁月已经逝去，年幼的“航海家”已经和自己的幼年时代分了手，离开了家乡的海岸，向着生活的海洋驶去。

也许是年复一年积聚起来的思念之情顷刻之间迸发出来了，现在，泰三非常想见到母亲。要是见了面，母亲又该多么高兴啊！母亲见到的不再是昔日那个在雷声隆隆的夜晚在廊台上过夜、然后得意洋洋地进屋的“勇敢的”儿子，而是在分界线的哨所保卫过祖国的儿子。

坦克兵抽完了一支烟，用军靴踩熄火，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出来。

“来，咱们一起干吧！我叫吴泰三。”

泰三一把抓住他的手，又抱住他的腰，虽然他们过去的战斗岗位不同，但都听从党的召唤奔向这里来了。因此，无须多作说

^① 一九六八年八月八日，美国武装间谍船“普韦布洛号”侵入朝鲜元山海面，被朝鲜人民军俘获。

明。

“见鬼，咋这么胖，张开胳膊还抱不过来。”

“坦克兵王炳道！够结实的，跟檀树一个样！抱起来完全没味道。”坦克兵自个儿嘟哝着。

“是嘛，那你跟女人一个样？你是小时候在海水里浸泡，长大了在山坡上滚爬的吧。”

“就这样也能打老虎，我是长津山沟里的猎人的儿子。现在，打算在这儿安个窝干活。”

“可以一块儿干。”

“还可以擀着干，哈哈……”

“呵呵呵……”

两个人大笑起来，这时，又有一个复员军人从集体宿舍那边朝着他们匆匆走来。高高的个头，长长的脖子，走得飞快。

“那边又来一个要比试的。”泰三迎着来人微微一笑。

“他叫德勋，是我的同乡，又是同一个部队的战友。”

“个头不小。”

“师部通讯连长一直想要他，说在树枝上架线方便。”

“那为什么不把他要去呢？”

“要去？团政治部不肯放，他有本事画画，还会摆弄乐器，就是说，他是个艺术家，而且乒乓球、篮球也有两下子，还是个编外的天文学家呢！”

“看你，把朋友吹上天啦，当心吹破牛皮。”

话一出口，王炳道就觉得有嫉妒的嫌疑，搭讪着笑了一笑。这时，德勋已来到他们跟前。

“我又没有惹你们，你们干吗瞎说我？”

“不是瞎说，是夸你。介绍一下，这是刚交的朋友王炳道。当过坦克兵，小时候打过老虎。”

泰三把王炳道拉到自己跟前，这回，又夸起新交的朋友来

了。

“干吗这样急急匆匆地马上就要走……”

“想到街上逛一逛，听说十字街口挂了一张我们复员军人要定居的煤矿工人城远景图。走，去瞧瞧。什么都在等着我们，机械化的巷道、青年城！……”

“家里未婚妻也在等着吧。”

德勋去年得到一次奖励假，回家去订了婚，泰三顺着他热烈的口吻加了一句。

“那，矿井怎么个看法？……”泰三早就跟他约好了要到煤矿当中首屈一指的优质煤矿井龙川矿去看看。离开部队时，他认为上煤矿就是钻山沟，那地方路边的树木和街道恐怕都是黑的。

不是说这个无边无际的龙川平原有煤矿吗？可这儿既没有漆黑的街，也没有漆黑的树，这是什么煤矿呀！他就像在大平原上看到森林一样新奇和惊诧，决心要在休假之前亲眼看一看。“远景图要看，矿井也要看。”

“胃口不小，常说我胃口大，我看你自己更大……不管怎么样，走吧！王同志也一块儿去。”

泰三原想等王炳道从候车室出来，跟他谈谈母亲的事，这一来忘得一干二净，和伙伴们一起吵吵闹闹地向十字路口那面走去。

煤矿村就像过节一样热闹。街头巷尾竖着欢迎复员军人的牌子，大街上，夹道欢迎时撒下的纸花还在微风中飞舞。

“你说你打过老虎，全是瞎吹，看你走道那个笨样子，打什么老虎？”

王炳道吭哧吭哧的，好像有点气喘，想稍微落在后面一些，走在前面的德勋就怪他了。炳道全不理睬，也许是觉得几小时以前喇叭声、鼓声响成一片的煤矿大街很新鲜，东张西望仔细观察起来。

从车站过来的大路左右两旁，稀稀疏疏地坐落着一些两三层楼的住宅，形成“煤矿大街”，刚才打电报的那个邮电局，位于左边的山冈上的十字路口。从那儿再往上走一阵，就是复员军人的集体宿舍和煤矿办公室所在的地方了。

“慢点走吧。难道远景图是活动靶会跑掉？这家伙，你等一等，刚才还毕恭毕敬把我当哥哥对待，现在就厉害起来了。”

泰三和王炳道一见如故，见他尽管是说说笑笑却碰了德勋一个软钉子，嘴里叨叨，不禁很同情他，就悄悄地拉着他的胳膊跟他一起走。

“还是厉害好。现在你就跟着泰三跑吧，不是喘着大气，像拖斗那样直晃荡吗？胃口大，也该有个限度。我当了他半辈子的‘拖斗’，尽管一天到晚嘀咕，还是能跟就跟，能跟就跟！”

德勋笑着把炳道从泰三身边拉过去。

“别担心，在拖斗上装一只马达嘛。”

“别理他那一套。你跟我在一块儿，他吃醋啦。”

泰三边笑，边责怪德勋不该从自己身边把炳道拉走。

泰三和伙伴们挺起胸膛，加快了步伐。他们的步伐非常威武。

十字路口，挂着一幅煤矿工人城远景图。图上画着现代化的街道、矿工会馆、体育馆等文化设施，还上了颜色，像首都的市街一样雄壮美丽。这图也许是刚挂出来，图前围满了人。复员军人一走到跟前，指着图上的房子唧唧喳喳的姑娘们，立即给他们让出了位置。

“多棒！这些房子跟姑娘们一样漂亮。”

德勋没来由地说着俏皮话，瞟了姑娘们一眼，逗得姑娘们格格地笑起来。姑娘们问他看中了哪一幢，叫他挑。看光景，她们刚才也在挑房子。

“哪一幢房子？都好。”德勋边说边跨前一步，开始挑起来。他

看见那些充满好奇心的黑眼珠子随着自己在前景图上指指点点的手指头转，不禁有点紧张。

“我，就要这个。”

德勋在远景图上搜索了一阵，很有礼貌地以询问的眼光看了姑娘们一眼。这些姑娘注视着德勋的手，不知道德勋会不会指向自己刚才点中的房子，她们若有所失地望了望王炳道和泰三。王炳道遇到了姑娘们的视线，满脸通红地站在那里，泰三则若无其事，默默无语地望着那幅画。

“泰三！你要哪一幢？”德勋好像憋得难受，在旁问了一句。

“能凭这幅画要这要那的吗？”

泰三觉得凭一幅画，像孩子似地争这要那十分可笑，悄悄地转过身去，跟一位瞅着自己的姑娘的视线碰了个正着。这位姑娘头上围着一条飘飘的蓝头巾，和气的大眼睛，不以为然地盯着泰三。

“长得不赖……可干啥那样盯着人，我又不是塌鼻子。”

泰三对姑娘的态度感到恼火，便也对着她看，忽然觉得她很漂亮，自己正傻乎乎地瞅着人家，便赶紧转过头去，好像偷看了什么东西，又好像在说：“我没看！”

“别东张西望的，你就冲着我看嘛。就算这是一张画，也是设计得像平壤的乐园大街一样的模型图，房子也照这样盖。”

在选择房子这件事上，德勋使姑娘们有点失望，愣怔怔地站着，也许是他也看见了蓝头巾，一方面提醒泰三注意，一方面把自己有关画画的“渊博的知识”倒了出来。德勋尽管是对泰三说话，但隐隐约约好像是希望姑娘给以谅解。

“那，这个不错。”

对选择房子，泰三丝毫不感兴趣，由于是朋友叫的，就点了一幢。

突然，姑娘们开始悄悄议论起来：

“那要和你住到一幢屋子里了?”

一位大胆泼辣的姑娘,狡黠地看了身边的同伴一眼,于是所有的视线都集中到她身上,就是刚才看见的那个“蓝头巾”。

所有充满好奇心的、微妙的目光,轮番打量着泰三和那个姑娘。看光景好像是泰三点中了在复员军人到来之前,那位“蓝色头巾”点过的房子。

泰三满脸通红,开始有点发慌,因为姑娘朝他面前走来。也许是认为自己点中的房子又被泰三点中了,以致成为众人的笑柄,姑娘非常恼火。

“在你看来,这只是一张画吗?”

姑娘尽管悻悻的,但好像非常恼火地瞪了泰三一眼,高跟鞋在地面上“得得”地响着,匆匆地回到同伴们那儿去了。

“蔷薇!走吧。”

姑娘们拥着“蓝头巾”,瞥了泰三一眼,一窝蜂跑了。在红的、黄的各种各样的颜色中,蓝头巾特别显眼。

“见鬼,是啊,这不是画,又是什么呢?”

泰三这才猛地想到要向蔷薇说的话,但是,姑娘已和同伴们一起,消失在龙川平原那边。

“蔷薇?……干吗生那么大气?”

泰三很恼火,对那位叫蔷薇的姑娘的举动,怎么想也无法理解。自从离开部队以后,他一直受到人们的热情接待。虽然姑娘的行动有点唐突小气,但是,对方是女的,加上事情又太突然,没法申辩,只能逆来顺受,这对他这个自尊心很强的人来说,是不能忍受的。

下次见到她,要狠狠地说她一顿,泰三嘴里嘟哝着,望着逐渐远去的姑娘的身影。

“那姑娘长得不错……是吧!干吗站在那里发呆?得赶快到龙川矿井去。今天可真要像王炳道所说的那样,要给拖斗装马达

了。”

德勋自己也望着逐渐消失的蔷薇，同时又催促泰三上路。泰三好像对德勋很不以为然，一声不吭。

2

永久化的斜井顶板用水泥支架像墙砖那样严密地围了一圈，巷道里昏暗无光。只有那葫芦瓢似的电灯，照射着并排伸进井内的铁轨和排水管道，才有那么一点亮光。

泰三和伙伴们一起踏着枕木，一冲一冲地向巷道走下去。他们没戴安全帽，没带矿灯，依旧是清一色的军人服装。

今天因蔷薇的事，他本来什么地方也不想去，然而，考虑到和德勋已经有言在先，加上新结识的王炳道也愿意相随，只好硬着头皮到龙川矿井来了。

龙川矿井坐落在离煤矿村五里多地的西南方，由于沿途老问路，走了将近一个小时。他们是头一次来这儿，尽管找到了，但因为没受过井下安全教育，还是被拦住不准下井。一位前额高耸、眼睛凹陷的女检查员守在井口，怎么商量也不行。泰三小时候不论什么事情，只要人家一说不行就要干仗，现在却一反常态，说是只在洞口张张。下了井，他起先是想在洞口看看算了，谁知下去以后就像进山采蘑菇的人那样被地下世界迷住了，一直朝掌子面走去。

“女检查员不会来找我们吧？”

王炳道像老年人似地性子慢，爱操心，不无担心地望着泰三。泰三对凹眼睛检查员本来心里就嘀咕，想快点往前走，这下连身边的伙伴也忧心忡忡，便更加烦躁起来。起先由于争吵不休，他甚至暗暗讨厌凹眼睛，现在自己食言违约，不禁感到十分抱歉。然而，转念一想，即使不能看到巷道的全貌，也要进到井内

亲眼看看深埋地下的煤层，便一步一步地朝下走去。

地面是黏土，受了潮，滑溜溜的。在井下，德勋照样把泰三和炳道甩得远远的，一个劲儿地催他们。但泰三却是头一次在巷道里的斜坡路上行走，屁股一颤一颤的走不稳。每摔倒一次，伙伴们就直乐，泰三也把凹眼睛忘了，跟着呵呵地笑。

比泰三摔得更多，更费劲儿的是王炳道。路滑加上他的身子又胖，活像大黄牛踏上了冰面，气喘吁吁走不快。

泰三扶着王炳道，紧随德勋之后，亦步亦趋地向下面走去。

饱含水汽的冷风吹进衣领，水珠不时从顶板上滴下，顶板渗出的水冲出了一条水沟，滴滴答答地向下流，汇集到泵站附近，然后顺着排水管抽到外面去。

泰三沿着排水管道在巷道内走了一阵，前面突然出现一条平巷，他立即朝那面走去。

平巷不陡，平平坦坦，地面是沙土，走起来轻松多了。原木支架像站队似的排得整整齐齐，泰三情不自禁地理了一下衣领，乐得笑了起来。他觉得宛如步入聚宝窟，一切都那么神秘，样样使他心情愉快。

“唷！这不是煤吗！”

泰三终于在矸石缝隙里发现了煤，听他这一喊，走在前头的炳道和德勋三步并成两步跑了过来，泰三从原木支架后面挖出了一块闪闪发亮、乌黑乌黑的有烟煤。这不是地面上常见的那种经过风雨剥蚀极易散开的煤，而是闪烁于矸石层中的一种黑宝石。泰三甚至把这块煤拿到鼻子底下闻了闻，模仿着中学时代化学老师讲课的样子，分析起物质成分来了。

“无味无臭。”

“触感不错，这是新生代第三纪深埋地下的原始森林。”

德勋也兴奋得用学者的温文尔雅的腔调，把学生时代学到的知识抖了出来。

“新生代原始森林！……说得有点像。这么说，咱们算是进入原始森林啰……别忙，稍微坐一会再走。”

泰三往堆放在身边的废枕木上一坐，把那块煤用纸包起来放进口袋里。

“要那干啥？”德勋觉得奇怪，问道。

“带回家给妈看。这是我亲手挖的第一块煤。”

德勋和炳道也各自采了一块作为纪念。虽然把煤块装在口袋里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泰三又挖了几块。

“好家伙，没个完，还在挖？”

“唔，这块拿到学校去。上自然课，讲到原始森林，给孩子们看看，他们会多高兴呀。……新生代原始森林，反正挺有趣，‘战士们行进在原始森林里……’，这既像是诗，又像是幻想小说里的某个章节……”

泰三的口袋一下子鼓了起来。他好像突然变成了孩子，又活泼又高兴。

这几个复员军人笑着闹着，又钻进了旁边另一个巷道。

巷道里，酷似雨后的丛林，阴风习习，原木支架散发出松脂气味和蘑菇气味，小沟里流水潺潺，使人感到好像真的走进了夜幕初降的原始森林。侧耳细听，仿佛有群鸟聒噪之声；又好像在朽木横七竖八倒了一地的古老水参树林里，突然有一些躯体硕大的犀牛和毛象挡住了去路。

“丛林”里渐渐昏暗下来，走了一阵的岔道，又分岔了。

这几个复员军人突然迷了路。因为支巷同永久性的斜巷、平巷不同，没有照明设备，又辨不清来的方向。

随着夜色的降临，一种犹如坠入万丈深渊的感觉沉重地压在他们的心头，好像头顶上马上会掉下个什么东西挡住去路。

“有灯吗？有安全帽吗？这儿又不是公园。”刚才在巷道口挡驾的凹眼睛的话一点没错。走到这儿，像那个巷道，走到那儿，又